

## 探訪中世紀的時光之旅： 引介《中世紀英雄與奇觀》

陳建守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中世紀英雄與奇觀**  
勒高夫著；葉偉忠譯/貓頭鷹  
9706/259頁/20x20公分/599元/平裝  
ISBN 9789867001443/740

### 親愛的讀者諸君：

歡迎大家搭乘前往中世紀遨遊的時光列車，本次負責導航與開駛班次的列車長是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勒高夫先生出身於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座落於巴黎哈斯貝大道（Boulevard Raspail）54號。該機構始自法國年鑑學派健將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的主導，先由凝聚教學與研究的組織機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第六部」開始，繼而增加1968年成立的「人文科學中心」，嗣後前者又於1975年正式獨立為「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勒高夫正是該院的首任院長。抑有進者，他還創始一個引領風騷直至當今的名詞——「新史學」，法式風格的新史學風行草偃般地影響世界史壇的脈動，今日任何一位歷史從業者言必稱「新史學」如何云云，各家各派也有其涵泳自得的「新史學」心得。

根據法國通用大字典*Le Petit Robert*的解釋，「中世紀」（Moyen Âge；Middle Ages）一詞指稱的是介於古典希臘、羅馬時期與17世紀人們自身所處的「現代時期」（les Temps Modernes；modern ages）之間，也就是西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和西元1453年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淪陷於鄂圖曼土耳其人之手的這段時期。中世紀可略分為三個階段（早期：西元600～1050年、中心期：西元1050～1300年、後期：西元1300～1500年）。鑽研中古時期的史家對階段的切分則稍有不同，他們之中或以1492年發現新大陸為漫長中古時期的結束；有些則偏好把中古早期的向度往前拉長（西元5～10世紀）；而以西元11～13世紀為中古中心期；西元14～15世紀則為中古晚期。勒高夫則另闢蹊徑倡導「漫長又另類的中世紀」，刷新人們對中世紀的印象。他所界定的中世紀，涵蓋將近一千五百年，由4世紀羅馬帝國的衰亡一直到19世紀初期的工業革命。這個觀點與過去時代劃分的最大改變，是將「文藝復興」納入中世紀的一部分。「中世紀」一詞出現於15世紀，是人文主義者用以區隔希



臘、羅馬和聖經的「古代」與文藝復興的「現代」。古今相較的觀念在中世紀初已然存在，但在文藝復興之後的發展，卻愈發突顯中世紀的負面形象。如同勒高夫所云：這個黑暗時期，變成古典與現代，兩個輝煌璀璨時代之間的一條「陰暗隧道」。

對勒高夫來說，這個漫長的中世紀有各式各樣的復興運動，包括文藝復興在內，這正是中世紀的一大特色。在他看來，「文藝復興」只不過是中世紀歷史中「一個傑出顯著但表面的事件」；是中世紀眾多文藝復興浪潮中的其中之一。許多持續且具意義的歷史現象，都超越這種歷史分期。從這裡可看出他受布勞岱所提出的「長時段」歷史觀點的影響。整個中世紀就是一個由各種結構相互影響而組成的體系在運作的時期，社會上由基督教這個統治性意識型態在起主導作用；整個社會以三個等級的模式在運轉。這是他得力於瞿梅濟（Georges Dumézil）所提出的印歐文化「三元結構」的理論所致。瞿梅濟認為歐洲中古社會大約在10~11世紀之交，出現「三等級」（trois ordres）分類的意識型態，這三個等級就是祈禱者、戰鬥者和勞動者。在本書中，勒高夫多次採用這個理論，詮釋中世紀的組織，加以勾勒中世紀的風貌。在整個漫長的中世紀裡，勒高夫還略為劃分出四段次要的時期：中世紀早期（4~9世紀）、大進展的中期（10~14世紀）、危機的晚期（14~16世紀）以及舊制度時期（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

那麼，在這整體又漫長的中世紀漫遊中，勒高夫要為我們導覽的是什麼？這便是本次時光之旅的重點——意象天地領域的探索。意象天地超越了表象的版圖，可將之定義為一個社會、文明的夢想系統，將現實轉化為精神中的視野。而在整個中世紀意象天地的全貌中，勒高夫又特別透過全體中某些醒目的單元來呈現其特質。這在本次行程表中已經標明：英雄與奇觀。「英雄」一詞在古希臘羅馬是指以勇氣與戰功而超凡的人物，但畢竟不屬於更高的神祇或半神的類別；他們隨著中世紀歷史與基督教消失於西方文化和語言中。「奇觀」是一種由古希臘羅馬流傳下來的類型，特別是經由羅馬的知識流傳給基督教中世紀。這個詞彙主要是以「異事、奇聞」的形式出現，多半是驚人的自然現象。勒高夫無意縷述中世紀的集體心靈，僅以歐洲讀者所熟知、且起源於中世紀的文化元素為例，讓讀者感受中世紀歷史的現代性與連續性。

在「英雄」這個面向上，勒高夫挑選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亞瑟。一般讀者對亞瑟的印象可能就是在迪士尼電影中，那位奮力拔起石中劍的英雄。亞瑟的形象正代表中世紀英雄的形象，在現實與想像、虛構與歷史之間轉變為神話般的人物。與亞瑟同屬在歷史與神話間交會的英雄還有查理曼這號人物。他們兩人都是脫離歷史而成為神話，然後又進入中世紀的意象天地中成為虛構英雄的一員。亞瑟更是兩種英雄形象之間的接

樺：他自己是戰爭英雄，而另外一種英雄，則是以預言來護衛他，從亞瑟出生到辭世都追隨他的巫師梅林。亞瑟所屬的英雄形象，根據勒高夫所云是一位塞爾特的英雄，與不列顛的國族意識有密切關連。政治活動利用英雄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如同英國王室極力推崇亞瑟一般，德國與法國人也將另一位中世紀英雄查理曼視為國族化身的象徵。查理曼的神聖英雄形象，在當代仍持續取得神話般的風貌。因為他統治的帝國幅員超乎想像的遼闊，為了統治大帝國所設立的法律、制度更是一絕，在文化方面推廣僧侶和貴族子弟學校則是促使他神話化的觸媒。查理曼神話在整個中世紀不斷發展，傳遞查理曼神話並發揚光大的地區包括法國、德國和義大利，這也是歷史上「卡洛林帝國」的三大區域。查理曼的英雄形象也因此隨著各國國情不同的想像，而不斷轉變外在的形貌。有時是沒有蓄鬚、身強體健的形象，有時卻轉身一變成爲捻白髯哭泣、暗自神傷的角色。抑有進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查理曼又隨著歐洲的建構而重生，這時有個叫「查理曼獎」的獎項，是頒發給對歐洲整合有功的大人物，或是頒發給來自鐵幕之後的歐洲要人，甚至有時會頒發給扮演歐洲保護者的美國政要。查理曼的例子，足以說明神話化歷史英雄的沈寂與復興，更是中世紀意象天地歷史連續性的明證。

在亞瑟所執的「石中劍」和查理曼的寶劍「歡喜劍」背後，隱約透露出中世紀英雄的另一組選項。細心的讀者可能會聯想到

電影「法櫃奇兵」中守護聖杯數百年的圓桌武士，這些騎士都是中世紀的典範英雄，也絕對是談論中世紀英雄意象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騎士的本質跟亞瑟和查理曼一樣，都是戰士的身份。唯一不同的是，兩組英雄形象的建構過程，騎士制度的概念裡，神話與現實的分際是不容易區分的。中世紀的騎士英雄意象，最先是與聖徒之間的關係，亦即騎士身上有被基督教化的印記，聖徒成爲騎士的守護神。相伴而生的就是軍事化的修會「基督騎士」，這是基督教服膺於戰爭的結果。圓桌武士則進一步突顯了騎士形象的演進，開始變成宮廷愛情故事的英雄，這是在12、13世紀之交的時刻。而在14和15世紀時，因爲國王或公侯成立的「授勳制度」，促使騎士英雄形象與過去作連結，成爲亞瑟王奧義的重生。這個表揚古代騎士英雄價值觀的形象，也令後來的騎士文學臻於巔峰，出現了塞萬提斯筆下與風車不斷搏鬥的騎士唐吉訶德。而騎士制度與人類社會間的關聯，或許可這麼說，這些中世紀的英雄形象都根植於我們的夢想之中？！

至於本次旅行的奇觀則呈現在三種建築物，每一種都是呈獻與統治並管理中世紀社會的三大主要權力。第一個是上帝和他的教士，奇觀就是大教堂；第二個是封建領主，奇觀則是城堡；第三個是修道院社會，奇觀是迴廊中庭。大教堂和防禦城堡是中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奇觀式宏偉建築，在歐洲的意象天地間留下神話般的形象。大教堂指涉了印歐民族中世紀社會的第一階級，也就是



僧侶；而防禦性城堡則指涉第二階級，即是騎士。大教堂一詞最初在中世紀是以形容詞的形式出現，指稱的是主教的座堂，直到17世紀才發展成為名詞。大教堂的外在形式令人懾服，在視覺上擁有壯麗的體積與內景，是中世紀精神與感官世界核心的最理想建築形式。中世紀的大教堂以哥德式風格打造，鐘塔與尖頂的裝飾強調了由高對低的優勢，外在的建築風格與士林哲學思想兩者間亦有關連。大教堂的時代從1130年到1280年間達到顛峰，整個歐洲文明的視野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大教堂的建築型制見證了所謂「世界記錄的精神」。我們所熟悉的19世紀法國浪漫主義作家雨果的小說《鐘樓怪人》，就是大教堂在往後時代復興軌跡中所留下的紀錄。如果借用法國史家諾拉（Pierre Nora）的說法，大教堂對中世紀來說就是「記憶的場所」：一個始終賦有魔力、令人著迷的場所。防禦性城堡是歐洲意象天地元素從不間斷的形象，原因是它與封建制度息息相關。除了軍事化的作用外，防禦性城堡在中世紀還有一個很好的定義：「供人居住的堡壘」。在中世紀，十字軍將它當作基督教的基本元素，不過要一直到了1853年，防禦城堡一詞才出現於由浪漫主義所復興的中世紀意象天地裡。防禦城堡的形象提醒我們中世紀是一個戰爭無所不在的時代，當時主要的英雄，除了蒙上帝恩寵的聖徒外，就是戰士。每個戰士在以戰事的英勇聞名前，他的聲望就是建築在其居所，與戰爭密不可分的城堡。迴廊中庭則又是另一個宗教形象的再

現，迴廊中庭一辭可指稱修道院的一部分，或是修道院本身。前者是因為歷史意象天地的迴廊中庭，是指一座由走廊環繞的內部庭園，構成修道院的中心；後者是因為整座修道院就是封閉式的建築，所以用此來指涉修道院整體。迴廊中庭象徵著僧侶的靈修空間，這個空間從11、12世紀開始就與聖母的形象緊密相連。當聖母脫離塵世的羈絆後，有一說她升天進入天堂，另一說她身處一座封閉的苑囿。作為苑囿的迴廊中庭，其指涉就是天堂。除了天堂的形象外，迴廊中庭也象徵著人心與內在世界的隱喻，標舉基督教意識型態內在平和的面向。相對於大教堂是具魔力的特質，迴廊中庭表現出來的是：「地點的靜止」。大教堂的代表風格是哥德式，迴廊中庭則是羅曼式的美學品味。迴廊中庭之於大教堂則是中世紀意識型態與感知的二元對立：隱私與開放的對比。在整個意象天地的延伸中，英雄與奇觀的傳承在17、18世紀曾遭到遺忘與拋棄的傷害。在這段期間，由啓蒙時期人文主義架構並強化的中世紀黑色形象：中世紀是愚民的時代、知識晦暗的世界、是「黑暗時期」。在本次旅程中，勒高夫邀請各位拋開對「黑暗時代」的定見，體驗中世紀心靈的意象天地，精采呈現中世紀各式各樣的交感世界：一個存在於真實與幻想疆界間的造化宇宙。

親愛的讀者，遨遊中世紀時光列車的終點站臺灣到了，在欣賞勒高夫為您解說的一千年（4~14世紀）綺麗風光後，您是否會引頸企盼下一次他所企畫的旅程呢？